

新作品

杨峰

2012年4月27日 星期五
第7期(总第47期)

5

村纲是树,是古老的树。在云丘山方圆数百里的范围内,村庄不管大和小,都有村纲。

头一回走进云丘山中的黄家峪,我看到一棵古老得不能再古老的树。树干空成了一个洞,惟有粗糙厚实的树皮沧桑为坚硬的支撑,顶起头上的枝权。树皮竭尽全力也无法供养众多的枝权,地上横陈的四五根枯枝,明显是从树身上掉下来的。断枝枯干得早已松脆,稍一碰就会碎开,是烧火的好木柴。要是在我那一马平川的家乡,早就成为炉膛里的一缕炊烟。可是,为啥这儿的枯枝躺在地上也没有人捡拾?见我停下脚步好奇地打量,陪同的乡土学者阎玉宁先生说:这是村纲。

村纲?我不明白是啥意思。阎先生赶紧解释,树木古老了,就成为神物,村民们供奉祭祖,顶礼膜拜,谁还敢烧毁它呢!我问他“村纲”该如何写?他说,别看村民常这样挂在嘴上,还真没有人能写出来。

我略一沉思,对他说应是:村纲。

我这样说不是自己有多高明,是我凑巧研究过与云丘山水土相连的家乡方言。村人每有红白之事,都要早面午席招待乡邻。早起吃面简单,不问老小随便围桌一坐即可。午间坐席不这么自由,讲究个尊卑有序,坐在上座的或是年迈的老人,或者是村上的头目,众人尊称“上纲”。上纲,我从童年就常听说,及至年过不惑却仍然大惑不解。为此,我不止一次打听这“上纲”如何书写,但就是没人说得清楚,我只好自己琢磨。有一天,我忽然想到三纲五常。想到三纲五常也就明白了上纲的纲就应该是这个“纲”字。这实在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度的历史太久远,久远得凡事都会有前因后果,凡事都讲究长幼有别,即使就餐的饭桌上也不例外。在朝堂君为臣之纲,在家里夫为妻之纲,在父子为子之纲,在饭桌上就只有德高望重者来执掌这个纲。

纲,是领头,或头领。村纲,就是村人敬奉的头领、神明。

那么,村人为什么会把古树尊为执掌生死命运的神明?细一想,这是一个比古树还古老的话题。话题古老到当初我们的先祖住在树上的遥远年代。先祖住在树上,不一定被人类学家认可,但是,至少早先有人在树上住过。我知道巢父就是一位。巢父是在帝尧时期,晚年的帝尧想把天下让给名士许由掌管,许由不受,还说帝尧的俗话污染了他雅洁的耳朵。于是,便跑到颍水河边洗涮耳朵,洗过回头上岸恰巧碰见一个牵着牛犊饮水的熟人。这个人听他一说,牵着牛犊转身就走,他怕许由洗过耳朵的河水污染了他的牛犊。这事是真是假不必细究,关键在于这人名叫巢父。巢父当然是以巢为家的人,巢当然是搭在树上的。所以,说先祖曾有人住在树上大抵不是妄言。

退一步说,即使先祖根本没有在树上住过,也无法否认人和树的密切关系。早先,凡是有土的地方都是茂密的树林。树林是大地的衣冠,也是人类的家园。人,哪怕那个时候不叫人,叫做黑猩猩,叫做类人猿,都吃住在树林里面。若不是神农氏开启了播种五谷,若不是刀耕火种毁坏了遍地的林木,至今也许我们还在林子里与树木相依为命。

后来,人们虽然走出树林,在平川搭建屋舍,可精神世界里仍然没有摆脱对树木的浓情和依赖。最能体现这浓情和依赖的是建木。建木高大粗壮,根深叶茂。神话里说,伏羲、女娲,以及黄帝、炎帝,这些非凡的先祖都能够从建木攀援而上去见天神。再将天神的旨意带回

折肆虐树木的不是风雨,而是众生,人为的砍伐才是灭顶之灾。那一年汾河、黄河都成了运载木头的通道,云丘山的树木成为建造皇宫的木材。皇帝降旨,谁敢不从?绿葱葱的山峦光秃了一处又一处。皇家的砍伐自然不足以将树木摧折殆尽,问题在于皇帝的旨令惹恼了山民。他老儿砍掉白砍,砍倒卖出去是钱,为啥不砍?砍了白砍,不砍白不砍,为啥咱不砍?皇家划破的伤口越撕越大,县衙的禁令丝毫堵不住砍山的烈风,一棵棵伟岸之躯相继倒地,云丘山就要沦为荒山秃岭。

终归这幕悲剧没有上演。那些至今还挺立着的树木能够侥幸存活,最应当感谢的是一位知县。不过,知县没有再发告示,颁布禁令,而是给山神庙悬挂上一副楹联,联曰:

伐吾树木吾无语
伤汝性命汝难逃

挂这副楹联的手法很巧,知县说这是山神对自己的梦语;挂这副楹联的声势很大,敲锣打鼓,唱戏献艺,喧闹的山庄窝铺无人不知。此后,砍山的烈风熹微了,只有个别狂徒还在妄为。他们奉行的逻辑是撑死胆大的,饿死胆小的,心里也就没有把山神当回事。天黑风寂的暗夜,仍有人把手中的利斧对准挺立的大树,一下,两下,大树摇着,抖着……钉牢大地庇佑众生的生灵却无法逃脱他呵护过的生命对他的戕害,倒下,似乎是铁定的。然而,结果却超出我们的预料。倒下的不是大树,而是胆大妄为的狂徒。他们不是被枝权砸死,就是跌下山崖摔得死无完尸。

山神显灵了!
真真是伤汝性命汝难逃!消息如山

风吹遍山庄窝铺,谁人还敢再来赌自个的身家性命?

古树变为神树,神树安生了……

此后,再没有人敢来砍这神树,它们也才能从古代悄然生长到今天,生长出满山的葱茏。咀嚼这往事,我觉得不会有啥山神去捉拿砍树的歹人,是做贼心虚,本来就战战兢兢,再想起那伤汝性命汝难逃的联语,可能会把梢头的风声当成显灵的神语。慌乱之中不撞死,也会砍伤自己。了解到往事我不由得为县令的精明叫好,他那副直白而又神秘的楹联简直就是最早的森林保护法。神秘是不是能滋生良知?我不敢断定,但可以肯定地说,神秘能够框束歹毒。当然,我也为人心的愚昧难过,明明知道树木是庇佑自己的生灵,却为了不比他人少得一份利益而肆意毁林。正当的禁令如过眼的云雾,虚无的山神却震慑着他们的神魂。正是这虚幻的神威风呵护了满山的林木,也呵护了云丘山村寨窝铺的古树。日子长久了,那些古树,不论是槐树,还是楸树,抑或是椿树,一律都成为农人礼敬的神树。

我蓦然觉得村纲这说法,就生成在知县悬挂楹联的鼓乐声中。

村纲的尊称到底始于何时,我四处打听也难以考证清楚。清楚明白的只是山民们对古树真心诚意的尊崇。别说逢年过节,即使每月的农历初一、十五都香火袅袅。跪拜礼敬后,他们虔诚地将一条红绳拴在树梢,而且,拴得越高越好。那是将自己与家人的命运紧紧维系在神灵那里,祈盼圣明的村纲高瞻自己,荫庇全家,也荫庇子孙孙生活下去,活得还要红红火火。

鸟轻轻地触及水面,一点,两点,轻到只发出一个声音。
一簇花的声音爬满了里面的院墙。
背景柔和,颜色朴质,隐隐约约地泛着月亮的白光……早上的露珠——

手,轻轻地点一点,花、叶,植物之外,突然加上了浓郁的风景,如一位癫狂的画家,在日光的暴晒下,用十种以上的颜色砸向画板——战争、硝烟,奔跑的战马,和不协调的嘈杂声。

你的手砸向音乐的大海,硬邦邦的岩石,碎裂。

你不会理会这一切,挥着手退场,节奏果断,斩钉截铁,不留后患。

你走了,头发白了,皱纹形成沙滩上孤意已绝的波纹。

你唤不醒庞大的军队,只有一些低沉的红色大提琴跟着你漂浮于植物繁密的小溪。

小小的鼓点,孩子般自作主张而略带点胆怯地加入你的队伍。你的眼睛却闭上了,向内。

你看见客厅里的书本,看到了汹涌的黑暗之光——奔逃。

整个池子里的机关全部在不经意间打开,唤醒了?

你小小的手指挥棒握在右手里,放于腰旁,没有动。左手齐肩,轻微划动——

从哪里来的军队?远远的马蹄声,突然而至,兵临城下,现于营地的每一个角落。

城堡消失,砖石灰飞烟没。灵魂突奔,以整体的力量冲出:一个方阵,两个方阵,五十个方阵,手持长矛,冲出——

你轻抚一群困兽,从容走进它们的队伍。

石头的声音冶炼成一个音符,长度为两秒。

困兽,奔跑……

你虚空的左手轻划。
右手的指挥棒轻到
——光挪动于湖面……

二

年轻的孩子,把你请出来。

他幅度较大地从左边直接跳到右边。钢琴于他也许大了点。

你用意不用力地指挥着。好像一切都不在乎的样子。

他是个孩子,动作胆怯,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按在琴键上,有些犹豫。他在上演一幕剧。终于,他,双手紧密地按在黑白键上,递序细密,节奏分明。

所有的人都在用眼睛倾听他。

一声脆响,一声混音,一个涵洞里的回音,一个下午的城市里的尖叫,是孩子细微的呼喊?是灵魂里顽童的窥视?从哪里弄来的这些声音!

你这位老人,与顽童光辉同处。渐渐地,你这位老人,成为旁观者——右

第一乐章

□唐朝晖

手从胸前划出去,小指微翘,舞蹈者的小情人,赤脚在屋子里笑着奔跑——窗户临山。

孩子小心翼翼地重复地弹奏着两个轻柔的键,像一次戏弄,和友善的对抗。

孩子又重重地弹出一串音符,他跳动着,走远,与自己一次次握手。

你双手安慰他,走出自己的花园。你的手几乎静止下来,召唤他,注意不要忘记了自己小院子。

很多优秀的灵魂守护者协助你和孩子……让道路舒缓……

你和孩子,走在落叶铺满的道路之上,高大的树木左右相峙。宽阔的红叶。漫步交谈、遐想,他会跳在你面前,退着走,与你谈论那个看了你近十次演出的女孩,还有,住在与你隔一条小巷的那个孩子,她们家住在一个拐角的地方,外面,有条小水沟。

你的面前只有这个孩子。群英聚于旁,聚于内。

孩子真真切切地看着你:明澈、纯净。

经过很多山梁和坎,他终于闭上了眼睛,任手流动成曲。

你引导着,告诉他:平静地听暴雨雨的军队,从历史的尘埃中走出来,淌过故乡的河流,每一寸山河之上,都飘动着血的历史。你想对与日本有关的任何人都说:

——不允许遗忘!

——不允许背叛!

——不允许不道歉!

——不允许乱涂乱改!

你这老人也被淹没了,音乐,太多,太多。

孩子指不离键,轻柔的舞者,滑向你,清亮的单一之乐,滑向你,继续……

不断地看到你的脸。鼓点的到来,意味着什么?

你们互相唱和,一起一落。

几滴水,小雨,滴落杯中。

你消失,只有孩子在奔走相告。

雨水在暗示我们:坐下来。

你快睡着了,双手微微平举,只有小指挥棒在动:

是早晨,花、虫子、小兽、落叶,田野里的味道。

是中午,城市里的道路、光亮的水帘,落满叶子的水池。

小空间的、方形的咖啡、小书吧,几乎童年的小书。孩子坐在最里面,与大他两岁的姐姐翻着一本画册。不是戈雅的画,为什么必须是他呢!我来设定为卡洛的画。

孩子出门。

转弯,

城市,大道

高楼最里面,靠近小树林旁,你家亮着深夜里的一盏灯。城市,深夜里,亮着无数的光,有些寂寥。

轻的音乐,你不断地砸进来,你的跃动和消失一样重要……



五月(纸本重彩) 刘源作

义,让对恭,禹舜对羲农”,“家对国,武对文,四辅对三军”。没书本,她背诵一句我学一句,久而久之,兴趣渐浓。虽然幼年的我不解其意,甚至有些字还不认识,但那整齐的句子,和谐的韵律就像一粒粒种子,播撒在了我的童年的心中。

家婆的慈爱中也有威严。1972年,我上小学。童年惟一的乐趣就是在镇上看连环画。周末的一天,同班的王姓同学和我一起去了连环画书店。当时分两种,厚一点的、古典内容的看一遍2分钱,其余的均1分钱。我俩身上各自只有5分钱,因那书摊的主人是高度近视,我们俩选择了紧挨房角的地方坐在一起,不断地偷着交换看。回家后,我得意地把在书摊店与同学如何耍小聪明的事讲给了家婆听,没想到,家婆的神情一下子就严厉了,问我:“你认为做得对吗?”又问:“你们交换看了几本?”

我忐忑地回答:“3本。”

“那好,明天我带你去把3本的钱补上。”家婆坚定地说,她又补充说了一句,“从小要养成好品质。”

第二天,家婆带我去了书店,补上了我本该用的6分钱……

这虽然是一件小事,但几十年了,它一直烙在我的心中。

从小学到中学,我经历了20多位教师,也有对我影响大的,也有毫无影响的,但是我真正的教师,把性格传给我的,是我的家婆。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,如果我学了一点待人接物的和气,如果我宽恕人、体谅人,如果我能坚持终身学习,我都得感谢我慈母一样的家婆。

当我上小学时,正值“文革”高潮。舅舅被打成台湾特务嫌疑,长期被关押,办学习班,吃饭也

要送去。我8岁那年,家婆得了一场重病,右边半个身子突然瘫了。即使那样,他们也不允许舅舅回家探望。当我放学回家时,家婆总是强撑着她那半瘫的身体,为我做饭。她煮的红薯片,虽然油水很少,但吃起来可口,至今香留舌根。我1976年初中毕业后,虽然我的考试成绩是全校第一,但由于户口在舅舅、家婆名下,成分不好,就被拒之于校门外了。为了让我重返学校,家婆四处托人设法,严厉地呵斥催促我父母想法让我继续学习。在农村干了一年农活

后再也没回故乡,她认为,当兵就是踏上不归路。怀着惜别之情,我离开了养育我17年的家婆,一路风尘到军营,没有留下一张合影照,

没有叙述别离情。后来阿妈来信说,家婆很长时间都喊着我的名字,拖着带病的身体牵挂着我,好几天吃不下饭。

我参军的第二年7月,家婆病情加重去世了。几个月后我才收到阿妈的来信,泪眼滂沱的我住进了部队的卫生院,从此,我的人生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。许多年后,我在家婆长眠的地方修建了花园,让劳作一生的她,也可在鲜花与绿荫里安息。我在家婆修葺一新的墓碑前刻下《怀念家婆》这首诗:

经年多坎坷,羸弱度余生。/尊老怀谦敬,相夫抱朴诚。/淑贤名梓里,惠育着亲明。/家婆春晖永,书碑勒此铭。

舅舅终身未娶,家婆把对孙辈的爱倾注在了我们兄妹身上,特别是我,从襁褓至17岁从未离开她。家婆不把爱表露在外面。她慈祥地看着我成长,一个人默默地吞下家中所有的累,守护着所有人的梦。她像家乡田间地头边那些无名的小草,默默地经风沐雨,朴实坚强。也许正因为家婆不形于色、潜移默化的爱,才使我和弟弟们同样感到,在失去了她的時候,心里其实还拥抱着那永恒的爱。有了家婆,我的童年就感悟到生命的色彩和世界的温暖,在我生命帆船的桅顶上,永远飘扬着家婆的祝福和叮咛。

今年的清明节,我带上弟妹、儿女,带上香烛冥币,捧着素洁的玉兰花,带着一颗愧疚的心,又来到了家婆的墓前。17年教养深恩的往事再次像潮水一样涌向心头,站在家婆墓前,我虔诚地点上两炷香,伴着袅袅香烟。我的神思又回到了

40年前和家婆在一起的日子。大约在6岁时,我刚上小学不久。每逢周末,家婆总要为我煮上一个鸡蛋,然后拿出一本外公留下的斑驳的颜体字帖,把草纸折成有暗线的方格(那穷困的年代,根本不可能用宣纸的),每张纸约四开大,折成20个方格。我练习时将煮熟的鸡蛋放在握笔的手中临摹,手腕悬空。每次写完5张纸,

鸡蛋不掉下来,那香美的鸡蛋才可享用。有时家婆也站在一旁看上一会儿。写好字后点评工作就交给下班回家的舅舅。这样的时光有两年左右,直到家婆患了偏瘫。而今走向社会,我写的字有时还可示人,全仗家婆那用心良苦、饱含深情的煮鸡蛋啊。

家婆是一部书,一部没有华丽词藻只有真诚关爱的书,一部没有曲折悬念却默默奉献的书,

一部平平淡淡却感人肺腑的书